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二

沈括存中

謬誤 譎詐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筈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

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叙畫水之因曰設於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繆以屏爲反坫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叙草木異物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抵如云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鷄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鷄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

丁酉公從 車駕巡幸禮成有 詔賜輔臣王

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 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

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
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
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
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
歸內府

黃宗旦晚年病日每奏事先具奏日成誦于口
至上前展奏日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
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日宗旦不知也至
上前所誦與奏日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
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
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

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
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
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
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包孝肅尹京号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
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
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
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
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
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
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
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

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
笑比黃河清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
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 章獻太后
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
進 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
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
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
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
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
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
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

棧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
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
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
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
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

朝列于侍從 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
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
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
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

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龍如蚶
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
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
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
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
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
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
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
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
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

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
二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
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三

沈括存中

譏詭謬誤附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
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
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
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詭曰此必三館吏人
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澹涇渭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漾潢漾東注太
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
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
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
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
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
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餠
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玄者帳籍中謂之色
繳音嘗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
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
乞致仕叙致謙厚其有可觀主判攘手曰
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毆數人此轅門也方

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曰官為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
至故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
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
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
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
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
修撰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
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
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
曰不識字梅曰更使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為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涅槃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去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擘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

不尔多蚊虻所斃却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為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号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

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
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
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
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
祠部負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
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
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
富半斤羊肉幾時肥 朝廷聞之曰如此
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
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

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
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
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其瓮熙寧中
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
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
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
勅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
袍還使人露體戴幘頭復坐語笑終席而
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
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
叅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爲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留司御史
臺閱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
檢云准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本
京鹵簿儀仗先於清泰年中末帝將帶逃
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
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
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号遷徐氏
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
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
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
且雙瞽作一詩書紙爲上放入齊丘第中

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
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
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
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
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
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
至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
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
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
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

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一蓍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

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又謂梅子為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鶩為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燻鶩作書云醋浸曹公一髡湯燻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四

沈括存中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

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寒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

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鹵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

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
為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
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
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
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
為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
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靺接境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
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鑿朱嚴
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
求為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
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

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
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
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
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為公才請及
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
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
二醫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

蓋屋皆以板為簷上以方磚甃之然後布

瓦至今完壯

塗壁以麻搗土世俗
遂謂塗壁為麻搗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
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

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莫中子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蜃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

蝓螭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螭即詩所謂螭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螭亦螭之類也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斛且糞且漑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

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爲大陸之士此理必然

唐李翱爲來南錄云自淮公流至于高郵乃泝

至于江孟子所謂汶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子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爲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憎冒一夕而斃朱砂至涼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爲大毒豈不能變而爲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鴈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子

觀鴈蕩諸峯皆峭拔嶮怪上聳千尺穹崖
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
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
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
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
類皆是水鑿音漕去聲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崑崙
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
低於山頂之地面出間溝壑中水鑿之處
皆有植土合巖巖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
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
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旣非挺出地上
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

不至理不足怪也

內諸司舍屋唯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
傳謂之木天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
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鞋
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
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
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
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
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
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
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

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替善大夫韓正彥
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
捧首而驥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
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
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驥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
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
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
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
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
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

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筯唇上皆可
爲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爲
最善其法取新蠟中獨壘縷以芥子許蠟
綴于針脊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
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
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
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
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信州杉溪驛告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叙世
家本土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
鹿志婉娘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

遂死于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藁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爲之憤激爲詩以弔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爲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

巧純隨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中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

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茶牙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牙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牙長爲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

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爲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

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虫舊曾有之士人謂之傍不肯

養鷹鷂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音以三館書

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鷂法度及醫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冒

于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

腹欲裂徐行入草蛛齒芋梗微破以瘡就

齒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

有為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鮓鯪一食數升鮓鯪乃今之

烏鰾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

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笥又何嗣嗜糖

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

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

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群學士

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饗食人

其炙之夕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

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

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

筋處主人則捧而橫齒終不能咀嚼而罷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

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

自隨梅龍圖公儀官州縣時泐牒至漳州

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

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濡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昆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鴈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

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併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誇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子熙寧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政為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

直抵西城中山王塚悉為稻田引新河水
注之清波瀾漫數里頗類江鄉矣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四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五

雜誌二

沈括存中

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
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
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
邕管一吏人為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
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為天蛇所螫疾已
深不可為也乃以藥傳其創有腫起處以
鉗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
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

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
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
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
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
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
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
中無棺櫬輦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
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
以隨行至今爲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
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

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
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
而乃臣屬於人旣而饗告于廳其東屋後
若干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
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
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
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
書胡禮自稱大夏 朝廷興師問罪彌歲
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凌遇
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
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
曩宵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

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
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
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
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
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
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
馬益病亟數軍攻之大敗契丹于金肅城
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婿近臣數十人而還
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窳令受窳令者
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唃之妹生
諒祚而愛之窳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
氏授戈于窳令受使圖之窳令受間入元

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
大佐沒臧訛唃輩仆窳令梟之明日元昊
死立諒祚而舅訛唃相之有梁氏者其先
中國人爲訛唃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于
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唃懟甚謀伏甲梁
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
乃使召訛唃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
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
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
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
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
牌者曠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

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
脫鞵血澆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
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
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審令沒審令者
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崑
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
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
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
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
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
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
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

說秉常以河南歸 朝廷其謀洩青爲梁
氏所誅而秉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
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
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茭而
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
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号爲北苑
置使領之

信州鉉山縣有苦泉流以爲澗挹其水熬之則
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
亦化爲銅水能爲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
按黃帝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

天爲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此其
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爲鍾乳殷孽春
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
陰精石皆溼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爲
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
皆櫝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
族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
酣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
有以爲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
以爲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爲
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
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
洫權借浚汴夫自尔後三歲一浚始令京
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
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
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
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踈治八
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
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
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
熙寧中議改踈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
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

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
比泗州九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
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
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
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
時爲一堰節其水俟水平其上漸淺涸則
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
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則使人傳拜以爲敬
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閨闈
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
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

與之爲禮如賓主慶曆中王君貺使契丹
宣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
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
皇帝兄託卿爲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
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琴
琴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
弟宗元爲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
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効恭順宗元後
卒以稱亂誅

潘閻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爲友
狂放不羈嘗爲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
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

多遜黨亡命捕跡甚急閻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尔口叟叟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趁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閻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為埽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為士人不齒放弃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為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

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子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芟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荊州宜荆之類荆或為楚楚亦荆木之別名也

刀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

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貌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為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檢

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陳文忠為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小殿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為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外殿就

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喻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為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

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群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畧記其一二耳

關中無螭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螭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則借去掛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

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為之騷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黜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叙錄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脚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

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與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

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閣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為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

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賣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 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劔南兩川關右震動 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 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祗

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予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

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爲丁璉所
殺復有其地 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
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
元年土人黎威殺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
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
蘊爲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
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
爲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
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
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号
大越熙寧元年爲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
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官人李尚吉與其

母黎氏号璿爲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
舉兵陷邕欽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
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州擒
酋領劉紀焚甲峒破机郎泺里至富良江
尚吉遣王子洪真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
真衆殲于江上軋德乃降是時軋德方十
歲事皆制于尚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
天聖七年酋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
刺史職轉運使章頰罷遣之不受其地存福
乃與其子智高東掠籠州有之七源存福
因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州歸
存福慶曆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

右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
中丞昌協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
立無所歸交趾覘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
高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趾不克爲交人
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
州乞歸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高
與其匹盧豹黎貌黃仲卿廖通等拔橫山
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廣及智高敗走盧豹
等收其餘衆歸劉紀下廣河至熙寧二年
豹等歸順未幾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
帥遣別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紀以廣源
爲順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土者甲承貴

娶李公蘊之女改姓甲氏承貴之子紹泰
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
爲婚姻最爲邊患自天聖五年承貴破太
平寨殺寨主李緒嘉祐五年紹泰又殺永
平寨主李德用屢侵邊境至熙寧大舉乃
討平之收隸机郎縣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
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
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
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
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
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

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尚恐熱作亂率眾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錢逋之子唃廝囉東據宗哥邈川城唃廝囉人号瑕薩錢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廝囉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廝囉立立遵與邈川首領温音温逋相之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邈川即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

立遵與唃廝囉引眾十萬寇邊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羶磨羶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取喬氏生子董羶取契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去爲尼二子亦去其父瞎羶居河州磨羶角居邈川唃廝囉往來居青堂城趙元昊叛命以兵遮廝囉遂與中國絕屯田負外郎劉渙獻議通唃廝囉乃使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至青堂見唃廝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磨羶角死唃廝囉復取邈川城收磨羶角妻子質於結羅城唃

廝囉死子董檀立 朝廷復授以爵命
檀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龍頭也以其
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頭龍羌人
語倒謂之頭龍瞎檀死青堂首領瞎藥雞
羅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檀之
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
不協其舅李篤檀挾瞎征居結反古野河瞎
征數與篤檀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合
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斯溫者
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檀河
南之城遂三分巴斯溫木征居洮河澗瞎
征居結河董檀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

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
河州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叱破
洮州木征之弟已檀角降盡得河南熙河
洮岷豐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
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
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
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
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
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
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撤衣登

俾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目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五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藥議

沈括存中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

治家之鼓鞀人之飲食藥餌似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即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爲真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飛走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

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子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雞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曰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

疾殊極乖謬

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湯散九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者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占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

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為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黃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効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牙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

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筆竹笋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謂之晚筆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墮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旣者先牙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

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以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以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為比哉麋茸利補陽鹿

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麋麋麋鹿極大而色蒼鹿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而有大

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

金翼云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

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即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莖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

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坼子如小匾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臬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僞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

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
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
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
以謂其莖如箭旣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
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
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旣不識天名精又妄認
地菘爲火菘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
亂今按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
名精名精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鶴虱即其實也世
間有單服火菘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
火菘火菘本草名稀菘即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猪膏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
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臼爲之全非
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
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庭檻
之間莖如胡藿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
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
方至多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鹵中溝渠土內得之
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
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下剡其後則
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
無異也色綠而莖微叩之則直理而折莖

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鹺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

稷乃今之稌也齊晉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乃無他義也本草左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今

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糯膠今多用此為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少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按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為海水礮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

絜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鞞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龍內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按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廣陵曩丁雲擾幸存黌宮兩廡折爲官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大帥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廩于外因其舊扶顛易圯而新之繼廣田租稍增生貢尋又斥其餘刊沈公筆談爲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侈裨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旣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爲表裏也今旣闢絃歌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公庫常有之往往賈易以充郡帑不

及學校今茲及是益見薄於已而厚於
賢前人遠矣輩代置泮宮備校善之職謹
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
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以俟好
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
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
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
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
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年跋

路小舟有宋本夢溪筆談廿六卷
每葉廿四行二十八字此本与之悉合完
字嫌名亦避宋刻無疑

余嘗得影宋鈔夢溪筆談八巨冊高尺
有咫博半之有字處才五寸許身未暇与
此本對勘恭邸見而喜之竟持去

及學校今茲及是益見薄於已而厚於
賢前人遠矣會代置泮宮備校書之職謹
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
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以俟好
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
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
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
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
充揚州州學教授湯 脩年 跋

路小舟有宋本夢溪筆談廿六卷
每葉廿四行二十八字此本与之志合完
字嫌名亦避宋刻無疑

余嘗得影宋鈔夢溪筆談八巨冊高尺
有咫博半之有字處才五寸許身未暇与
此本對勘恭邸見而喜之竟持去





